

我携秋水揽星河

1

我暗恋了五年的人，和我室友在一起了，还是我撮合的……

我依旧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。

「到了。」谢童生打开了车门。

我看着那个站在我面前的男孩，心跳得厉害。

压下心中的希冀，从副驾驶走了出来，我冲他摆了摆手，「回去吧，路上小心点。」

他没有回答我，只是径直地走过车，拉开门进去，动作干净利落，一气呵成，只留下汽车尾气还停留在原地。

我正望着那车的背影出神，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我一转头，顾凤已经站到了我的面前。

顾凤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室友，是我在学校为数不多的好友。

「阿水，刚才送你回来的谁啊？」

我下意识吞了一口唾沫，我看得出来她眼底的惊艳，还有浓浓的兴趣。

「高中同学，好哥们。」我模棱两可地回答。

其实，我最想说的是，他是我喜欢的人。

「有女朋友了吗？」

「没有……」我看着她，心情沉到了谷底。

「那我……」顾凤有些兴奋，刚要出声就被我打断，「但是他有喜欢的人。」

「没确定关系之前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公平竞争？」

我胡乱地点了点头，她后来说了什么我没听进去，和她并肩回到宿舍。

顾凤兴奋地和室友们谈论起来，「我跟你们说，阿水有个同学特别帅，还单身，刚才送她回来让我撞见了，知道啥叫一见钟情不，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啊……」

我拿着衣服去了浴室，再出来的时候顾凤坐在我的床上，我就这么看着她，她站了起来，抱住我的胳膊亲昵地撒娇道：「介绍给我认识呗。」

她没有说是谁，但我知道，下意识的就想摇头，而后她又说了一句，「就知道你最好了……」

我心就软了，我点了点头，她抱住我在脸侧亲了一口。

我笑着看她现在衣柜前挑衣服，找到那个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号码按了下去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

「喂。」

「林秋水？」他带着一丝疑惑。

我点了点头，也不管他能不能看得到，「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」

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偶尔出来聚聚，吃个饭还是可以的。

只是这次不一样，我是让顾凤去的。

谢童生不会对任何人动心，我没必要得罪顾凤，她是我在大学仅剩的好朋友了。

「明天我有时间。」他声音沉稳，听不清语气中的情绪。

说完他就挂了电话，不多时，我的微信界面弹出一条消息，是一个地址。

我冲一旁挑衣服的顾凤喊了一句，「我帮你约到了。」

她很兴奋，冲着我说了什么，可是我没听清。

第二日，我把手机上的地址转发给了顾凤，然后打算在宿舍里躺尸，毕竟，人家的二人世界，我去掺和什么劲儿？

顾凤走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，我估摸着她应该已经到了。

我打开手机，她发了条消息给我，是一张谢童生的照片，我放大看着那张脸，而后用眼睛的余光描摹他的神情。

我后知后觉的放下了手机，强迫自己不去看那些消息，顾凤太美了，就算我是个男人的话，也会对她动心的，更何况她还这么喜欢谢童生。

我不知道等了多久，直到我睡着了。

吱呀~门响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我从床上坐了起来，而后看向宿舍门口。

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。」她笑得很灿烂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笑。

「不用谢。」我听到了谢童生的声音，我不敢抬头看他。

「林秋水，你出来。」他声音淡淡的，听不出来，有任何的情绪起伏。

我硬着头皮走了出去。

楼道口，他一把拽住我的手腕，「林秋水，她是谁？」

「一个朋友，那天你送我回来的时候，她看到你了，想要你的联系方式。」我尽可能的将我的言语放的平缓。

「所以，你让我和她见了面？」他语气平缓，带着上扬的轻佻，也听不出来究竟是怒还是喜。

「谢谢，她很可爱。」谢童生的声音深深的刺痛了我，看来他对顾凤很有好感。

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他从来没有对女生这么有好感过的，也不会夸谁可爱，当然也包括我。

这次他跟顾凤的见面，是我设计的，可我后悔了。

二人似乎是交换了电话号码，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，他们打电话，发语音。

顾凤的手机里面传来他的声音，虽然很沉闷，虽然距离我遥远，虽然声音很小，但我知道那是他。

2

我从来不敢问顾凤，他们的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。

直到那天，我提前做完了资料页，准备回宿舍。

站在宿舍门口，我听到了顾凤和谢童生的声音。

「其实我看到你的第一眼，就喜欢上你了，因为我觉得你内敛，有一种让人移不开眼睛的魅力。」

顾凤说话断断续续，我轻推开门，看到她抱着谢童生的腰。

「我知道。」谢童生没有推开，而是回抱住了对方。

他看着顾凤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种别样的神采，那是和我在一起时，从来没有过的神采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输了，输得彻底。

顾凤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，连忙推开谢童生。

我低着头，强忍着眼中的泪水，「抱歉，我打扰你们了。」

是啊，我有什么资格难过，明明是我亲手把顾凤推过去的，我是最没有资格难过的。

可我以为，以为谢童生不会动心的，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动心，从来没有……

我还以为这次跟之前并无不同，结果他二人却发展得如此迅速。

谢童生没有说话，只是和顾凤拉开了些距离，二人双手依旧紧扣着。

「你回来了，那个我们……」顾凤羞红了脸，俨然一副小媳妇儿的姿态。

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还算是你们的媒婆呢，怎么不请吃饭啊？」我笑着打趣道，可心里已经犹如泣血一般疼痛。

我头皮发麻，盯着二人甜蜜的样子，只想逃离。

我的确心虚，手心都出了汗，可我没办法告诉任何一个人，因为谢童生他不会喜欢我的，我早就知道他不喜欢我这样的女孩

儿，能配得上他的，也的确只有顾凤这样美貌跟才华兼备的。

但我依旧在怅惘，如果当初我能对他说出来那三个字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了？

没想到那头的谢童生立马答应下来，「好啊，明天我有时间，明天我陪阿凤跟你一起吃饭吧，就当谢谢你送给我这么好的女朋友。」

阿凤，好亲昵的称呼，他从未叫过我阿水的……

他的眼神好温柔。

我曾经也幻想过，如果能让那双眼睛变得温柔，变得有光，变得动情，会是什么样子，我今天看到了，可那个让他做出这种改变的人不是我。

我嘴角扯出一抹苦笑，已经没了心绪管理面部表情。

「好啊。」

我应承下来，而后随意找了一个什么由头，就出了宿舍楼。

3

坐在酒吧的吧台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点了两杯烈酒。

这是我第一次来酒吧这种地方。因为今天的我实在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我想如果找不到一个宣泄点的话，我会疯的。

一杯酒下肚，我只觉得胃中火辣辣的疼，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借酒浇愁，这么辛辣，那不是愁上加愁吗。

我只喝了一杯，另外一杯放在吧台没有动，我付了钱走出酒吧，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，没想到那杯酒的后劲儿居然那么大。

我扶着路边的路灯杆，眼前迷迷糊糊的，我下意识的掏出手机，想要打电话给谢童生。

那边很快接通了，还不等我說什麼，谢童生的声音传了过来，「喂，林秋水，我正忙着呢，你等会再说。」

不等我回答，他便迅速地挂断了电话，我倚靠着路灯，夜里的风很凉，刺骨的凉。

我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，一时之间，我觉得我失去了两个最重要的人，顾凤和谢童生。

我已经没有办法和从前一样面对她，我只要看到她，就会想到他们两个人接吻的画面，刺的我生疼。

「给。」我正哭的起兴，一包纸巾递了过来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看不清楚他的脸，我抬起袖子擦了擦泪水。

「谢谢……」

我站了起来，可因为长时间的跌坐，腿部已经被压麻了，再外加喝了一杯烈酒，头脑也不大清楚。

正当我快要倒下的瞬间，他抬手接住了我，我扑倒在他怀里，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薄荷香味。

怎么会有男生身上这么香的，相反我身上一身酒气，邋里邋遢，脸上大概是布满了泪痕，狼狈至极。

他从那一包纸巾中抽出两张，他是我脸上的泪痕，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能这么温柔。

我迷迷糊糊的，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，但总觉得是有些心疼。

「你家在哪，我送你回家。」

我摇了摇头，「我家是外省的，我在北师大上学。」

他没说话，而是将我打横抱起，也不顾我的反抗，我醉了酒实在没力气，只能呜咽地趴在他的胸口。

4

他在路上同我说了许多，我大都记不清了，左右就是问我叫什么，住在哪个楼层，是什么系别之类的。

我只告诉他，我叫林秋水。

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，我躺在宿舍的床铺上，头痛欲裂。

昨天晚上送我回来的那个人，我记得迷迷糊糊中，他告诉我是计算机系的学弟。

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记忆，兴许是昨晚在梦中胡乱编造的也说不准。

我摇了摇头，喝了一杯蜂蜜水，又缓了好一会儿，头痛才稍微好了点儿。

「阿水，有人找。」舍友叫了叫我，说是那人等在楼下好一会儿了。

我快速的收拾了一下，心里正好奇是谁在找我，人已经走到了楼下。

「你……」我皱了皱眉头，还不等我出声，他就伸出一只手来向我问好。

「程星河，昨天是我送你回来的，就是那个计算机系的学弟。」

他眉眼弯弯的冲我笑着，我从没见过这么温暖的人。

「谢谢。」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回握住他的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对我的这份上很温暖，但又有一种别的含义。

他心思不单纯，我不太喜欢。

「林秋水，这是谁？」谢童生的声音幽幽在我身后响起来，夹杂着一些愤恨和不满，可那不应该是他的情绪，起码对着我的时候不会。

「谢童生，我……」我话还没说完，程星河抬起手使劲一拉，我整个人撞进了他的怀中。

「你好，我是林秋水的男朋友。」

我听着他的这句话，使劲地皱了皱眉，而后想要把他推开，可是根本推不开，我跟他的力气相差太大了。

我吃惊极了，欲要解释，可他的手握住了我的，就在那一刻，他的温度从他的手上传到我的手上，而后又传入心里，那份温热像是要灼烧我一般。

鬼使神差的，我没能说得出来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我想看看谢童生会不会在乎。

我在他的怀里，安静的待着，谢童生只是看着我和他，却没有说话，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，那个眼神让我终身难忘，我垂了垂眼眸，不想与他对视。

「林秋水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，怎么我这个老朋友连知道的权利都没了？」

我知道，他不在乎，我也知道，他知道我喜欢他，只是从来没有在乎过我，从来不会把他的一个眼神留给我。

「没……」我低着头，还想说什么。

「我们刚确定关系的。」程星河和他寒暄了两句，而后顾凤来了，我看这两个人站在一起，郎才女貌十分般配，心里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，有些刺痛。

「我们说好了，要一起吃午饭的，就不奉陪了。」程星河似乎像是看出了我的窘迫，而后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出「战场」。

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……」

离开那两人的视线，他迅速地松开了我的手。

「因为那天你喝醉酒了之后一直在跟我讲他，所以听到他的名字，我就看出来你不对劲了，那个我撒谎，你不会怪我吧……」他抬起手来挠了挠头，看向我的眼神，诚恳又无辜。

我怎么好意思怪他，只是笑着点了点头说，「没关系，不是要吃饭吗，那我们一起去吧，我请你吃饭。」

就连一个刚认识的人都能看出我的窘迫，他跟我相处了整整五年，却看不出来。

或许，他不是看不出，而是根本就不在乎。

吃饭的时候，程星河和我说，那天晚上看到我跌坐在酒店门口，像极了路边没人要的小猫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捡回家。

他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能哭得像我一样，无助的让人心疼。

「你这耳朵后面是怎么回事？」我发现他耳朵后面有一排牙印，好像还是新的，不会是我趁他背着我的时候咬了他吧，我的脸瞬间通红。

「被小野猫挠的，怎么小野猫是不是也要负责任？」他在打趣我，但我能看得出来，他言语跟神情之中都带着认真。

「别闹了，小野猫怎么可能负责，要不带你去打两针狂犬疫苗？」他很可爱，我对着他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放松的，心理压力全部都被抛之脑后。

在追逐谢童生的日子里，我变得有些自卑，会不自觉地将他的形象美化，从而觉得自己在他的面前显得弱小而敏感。

5

「阿水，我可以追你吗？」他盯着我，眼睛里有星星，那双手也握住了我的手。

他的那双手生得好看，白皙纤长，骨节分明，我以为只有小说中的虚拟人物才能拥有这样一双完美的手。

我有一时间的失神，刚要开口拒绝，却被他打断，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他，可给我个机会，好吗？」

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需要被我保护的女孩儿。」

最后，我还是拒绝了他。

因为我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暗恋了五年的人，虽说谢童生现在跟我的室友在一起，可总是要有一些时间缓和一下的吧。

之后，他有事儿没事儿就会过来找我，带我出去吃饭看电影。

我都佩服他的坚持不懈，亦或者说，他们计算机系课很少吗，有这么闲天天来找我？

起初我也会隔三差五的跟他一起出去，他没有再说过要追我之类的话，我以为我交到了一个新朋友，也乐得自在。

直到那日……

「林秋水，你已经很久没跟我联系了。」

谢童生的声音带着一些疲惫，我看向程星河去买薯片的背影，放轻了声音，对这手机话筒说道，「最近有点忙。」

我仔细想了想，而后补充道，「你这是闹别扭了？」

他没有说话径直给我挂掉了电话。

我皱了皱眉，不知他又在发什么脾气，正想着，程星河来了。

他把手中的零食递给我，自然地接过我手中的包，跟我并肩走向电影院。

刚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，一个强有力的手拽住我，我一转头看到那个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人。

「这就是你嘴里的有点忙吗？」

我一惊，而后下意识地想要退后，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，攥得生疼，手里的薯片也掉在了地上。

「你弄疼她了。」程星河也抓过我的另外一只手，我有些哭笑不得。

我这一刻才看到他胡茬长了出来，白色衬衣上皱巴巴的，还溅上了一滴油渍，虽说不太明显，但平日里他是绝对不会这样的。

他最在乎自己的外在形象了。

「我……」

还不等我說什麼，他就打断我，「忙着交新朋友，忙着跟新朋友逛街，吃饭，看电影？」

他有些刻薄，他平时对我也算不上温柔，可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，他很陌生。

「没事，你去看电影吧。」他放开我，径直走向人海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好像有些落寞。

我摇了摇头，「程星河，我可能，不能陪你看电影了。」

程星河的眼睛暗淡了下来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也放开了我的另外一只手，默默地将包挂在我脖子上，而后捡起地上的薯片。

「对不起，程星河。」

他笑了笑，冲我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他只是在强颜欢笑。

我追上谢童生，拉住他的袖子的时候，他几乎是浑身一僵，而后迅速的转过身来，将我抱进怀里，「你喜欢我，是不是，林秋水，你只准喜欢我。」

谢童生身上很热，他发烧了，是不正常的热，他低下头就想要吻我，我躲开了。

他不清醒，而且他和顾凤在一起。

我没多想，打了车，把他送回家，帮他盖好了被子，烧开了水，拿出来退烧药喂他喝下。

「林秋水，你喜欢我。」

他迷迷糊糊的一直在重复。

6

「林秋水，你喜欢我。」

「阿水，我喜欢你。」

两个都是喜欢，怎么相差就这么大呢，谢童生说的，是我喜欢他，是事实，是站在制高点的睥睨。

然而程星河不一样，他的喜欢很珍重，是他喜欢我，不求我也能回应他，只是想告诉我，他喜欢我。

就这一刻，我好像有所抉择了……

我把烧开水的水壶放在谢童生睁眼就能看得到地方，而后帮他盖好了被子，轻手轻脚地离开他的房间。

他依旧呓语着什么，其实这样放任他一个人，我也是不放心的，我走到阳台，确保声音不会吵到他的情况下，打了个电话给顾凤。

我向顾凤简单交代了一下这边的情况，顾凤也没有多问，只说会过来照顾。

外面下了雨，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太阳刚落山，月初升起，皎白的月光落了下来，我抬手从雨伞探了出去，雨滴落在我的手指尖上，月光折射，就如同宝石一样，闪闪发光。

湿湿的凉凉的，就如同我现在的心情一般的难以形容。

「阿水。」

我正出神，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，我转过身，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，「程星河，你怎么在这里。」

他身上被淋透了，白色的 T 恤紧紧地贴在身上，露出少年佻好的身形，以及平日里被衣服盖着的腹肌胸肌，我一下子羞红了脸。

而后才后知后觉地将手里的伞举过他的头顶，可是没用，寒风刺骨，程星河被冻得一个哆嗦，我紧张极了，拉过他的手，就要躲到一旁的屋檐下。

他身上很凉，他动作轻缓地把手从我的手心抽了出来。

「怎么了？」他好像有些不太对劲。

「水，我身上都是水，你挨我近了会把你的衣服弄湿的。」他皱着眉头，眼睛红红的。

「没关系，湿了换下来。」

他在这里等着我，因为我去追谢童生了。

他淋成这样，我有些心疼，可他还在担心会不会弄湿我的衣服。

我有些哭笑不得，甚至觉得他对我有些小心翼翼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，他没有必要这么对我的。

「我看到你和他抱在一起了……」

他声音很小，而且一边说一边在打量我的神色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他挺难过的，但是为了顾虑我的情绪并没有表露出来。

可眼神不会骗人，我喜欢谢童生那么久，我比谁都懂这样的眼神代表着什么。

「我和他不可能……」我叹了一口气，不知道是在和他说，还是在和自己，我只知道，在他说出来我喜欢他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放下了，不是没有感情，是再也不会心动了。

我看到他那双原本暗沉的眼睛重新恢复了光亮，而后不等我反应，就将我拥入怀中，又迅速地拉开与我的距离，站到雨里。

「对，对不起，我把你的衣服弄湿了。」他面色红红的，整个人像个傻子一样淋在雨中。

他太可爱了，我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男孩子。

「我不怪你，你先回来，外面雨大。」听了我的这句话，他才后知后觉地重新走到屋檐下，「你身上都湿了。」

「你等一下，我先去换身衣服，等会儿陪你去换衣服。」

一想到，原本是要跟他一块儿看电影的，只是中途我为了谢童生离开，他还因为我在这里淋了雨，还因为抱了我一下弄到身上水了就那么的忐忑。

这样的程星河，我心疼，他就像曾经的我一样。

我曾经用尽一腔热血，卑微到泥土里，也没能换得那人的一个回眸。

程星河不会了，不会跟我一样，再经历心痛和心碎了。

7

我用最快的速度上了楼，换好衣服，下来的时候他依旧站在原地，傻傻的笑着。

我跟他一起到了家里，在路上的时候，我是有点后悔的，倒不是后悔跟他一块儿，而是后悔，我这么不矜持，万一他要是把我当成那种女孩儿，该怎么办？

他帮我沏了一杯姜茶，说是暖暖身子。

「行了，你现在浑身上下淋成这样，回头再着凉感冒了，你先去洗个热水澡，换身衣服再出来好了。」

我在关心他，然而他递给我的那杯热茶，也温暖了我。

听着浴室传来稀里哗啦的水声，我心头有些微动。

原来放下一个人，放下心中的执念，试着去接受另外一个美好的事物是这么的心情舒畅。

我在情窦初开的年龄，偷偷发现了一个宝藏，遗憾的是没能成为那个藏宝的主人。

可庆幸的是，在我对爱情失去信心之前，老天爷让遇到了那个比宝藏更加合适我的满天星河。

出来的时候，他穿着家居服，让本来就嫩的脸更青涩了。

我脸有些红，看着他身上的水汽，我的手心都出了一层薄汗，他坐在我身旁，而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姜茶。

看得出来，他洗澡洗的很粗略，就连擦头发的步骤都省了，他的头发还在往下滴着水，从脸颊流到脖颈处，划过喉结，没入锁骨。

我吞了一口口水，他外形还不错，我默默的想着。

他打开电视机，而后随便调了一个台，我正襟危坐，在沙发上看着电视。

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」我很久之前就想问了，他一直说喜欢我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？

「你还记得在高二的时候吗？」

我有些疑惑，盯着他的眼睛。

「那时候你高二，有一群人在欺负一个比较瘦小的男孩，而后你挺身而出，吓跑了那群高一的。」

他讲得绘声绘色，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好像是有这么个事情。

「但其中有一个并没有离开，继续欺负那孩子，你就挺身而出教训了一顿，那个欺负人的。」

「那个被欺负的得救了。」

我皱了皱眉头问道，「你就是那个孩子？」

「不，我是被你教训的那个。」

我看着他那张极其认真的脸，不厚道地笑了出来。

我没想到我和他之间竟然还有这回事儿，更没想到他被我教训后居然一直记得我，一直再找我。

我就说，怎么可能见了我一眼就喜欢上我，那种小说中的套路都是假的。

「其实那段时间我是中二青年，你的教训，让我觉得我还有被拯救的可能性，从此开始发愤图强。」

我倒是没想到，自己还能拯救中二少年。

那个时候的我少不知事，只是一时的正义感驱使罢了。

「后来搬了一次家，再回去的时候我才发现，没有名字，没有具体的年级，班级什么都没有，我没能找到你。」说这段话的时候，他显得异常的失落。

「可后来，在酒吧门前看到你，因为觉得像，所以才救你。」

「然后我又存了一点自己的小私心，调查了一下……」

我听着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，所有的防备都放了下来。

「阿水，你不会怪我吧……」

我摇了摇头，我怎么会怪他，这么珍重的把我放在心上，我怎么可能怪他。

8

那天迷迷糊糊的，在他又一次表白的时候，我沦陷了，点了点头应了下来。

当天晚上我没有回去，他抱着我，我感受到了他的温度。

第二天回去的时候，室友问了问我昨天晚上的去处，我只说是跟男朋友在一起。

程星河隔三差五的来找我，在那些人的心底深处，已经默认为他就是我的男朋友，最初我是不屑于解释什么，现在是直接承认了。

「回来了。」顾凤黑眼圈很重，显得很疲惫。

我走上前去，问了问她的情况，她闭口不提谢童生。

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，还有，我就觉得程星河不错，早就劝你和他在一起了。」

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她不愿意说，我自然也不会问，大抵两个人闹了矛盾吧。

我和程星河依旧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他一直在迎合我的喜好，虽然他比我小一岁，但在这段感情里面从来都是他包容我，照顾我。

谢童生来找过我几次，不过每次都不说话。

我问他，他也不说。

问的急了他就抱住我，而后声音带着哽咽的说道：「林秋水，我允许你喜欢我，你只喜欢我一个人好吗。」

「你喜欢了我五年，为什么突然就不喜欢了？」

「林秋水，我以为我喜欢的不是你，我以为我喜欢顾凤的，我和她有很多共同话题，可哪些话题都是你。」

他情绪有些崩溃，我不否认我喜欢过他，而且在那漫长的五年，我不止一次的想要靠近他，可没用，他推开我了。

而在现在，我和程星河，很好，我轻轻拍了拍谢童生的背，宽慰道，「你只是一时不习惯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」

他没爱过我，起码我以为。

「我和顾凤分手了，就是你喊她来照顾我的那天，她说我在那一整夜，喊的都是你的名字……」

我愣了一刻，心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蔓延，五味杂陈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

「今年的生日，你没陪我过。」他似乎有些委屈。

「生日……」我喃喃道，「那天也是他的生日，我……」

我还没说完，他紧紧地拥住了我，而后放开，「是我僭越，我们还是铁哥们。」

我目送他离开，一转头程星河就在玄关处，我皱了皱眉头，生怕他误会，刚要上前解释，他就牵住我的手，将我带进了屋内。

不由分说地落下一个吻，他的吻平日里很温柔，可这次不一样，带着占有，带着欲望的吻。

他的吻强势且铺天盖地，直到我头晕乎乎的，有些呼吸困难，这才放开我。

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深情，我也愿意给他，可他每次都是强忍着，直到额头青筋暴起，这才去冲凉水澡。

他和我讲，「我不能保证以后可以和你结婚，不是因为不能保证我的心，而是害怕你会有一天不喜欢我了。」

「我尊重你的意愿，更希望我的女孩即使离开我了，在下一段感情中也不会因为这个和另一半心生芥蒂。」

每次这么说，我都是心疼的，心疼他为什么这么懂事，这么护着我。

他抱着我，久久不能平静，开口的声音是暗哑的，「我去冲澡。」

我按住他的手，欲要挽留，「程星河，我们结婚吧，等你年龄够了，我们就结婚吧。」

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二十二岁，他二十一岁，再过五个月，程星河就到了可以结婚的法定年龄了。

他终于没再去冲凉水澡，却整夜都在问我疼不疼。

第二天他向学校请了假，就带着我回了他家，在他家住了两日左右，他父母待我极好，而后程星河应该是说了我们之间的打算，他父母便和我们回了我们在高中时代，共同生活过的城市。

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我的父母跟他的父母一见如故，事情很快定了下来。

在同居之后，他会主动洗衣做饭，承担一切的家庭事务。

在我生理期的时候，他会准备上一切需要用的东西。

在平日里，他会给我做饭，偶尔会准备些惊喜和礼物。

他二十二岁生日那天，凌晨四点钟醒过来就一直在挑衣服准备出门，却声音极轻，生怕打扰到我。

他果真是个傻的。

不过才六点半，我和他已经到达了民政局门口，民政局还没有开门，甚至路上的行人车辆也少得可怜。

我们牵着彼此，就一直在这里等着，十一月的风，凉的刺骨，可我的心却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火热过。

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的时候有些诧异，我和他走进去的步子几乎可以用挪来形容那份谨慎。

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手里多了两个红色的本子，他兴奋地抱着我上了车，也不顾周围人的眼光，亲了上来。

我的婚礼并没有邀请很多人，左右不过是身旁的三五好友，和一些重要的亲人。

谢童生也来了，带着一个女伴，样貌和身材都不错，我和她也有谈了几句，她性格内敛，是个不错的女孩子。

前些日子听闻他女朋友换得勤了些，还有些担心，不过，若能一直是眼前的女孩子，也是不错的。

「阿水，来。」他唤我。

「来了。」我将手中的红酒放在托盘上，看向他的位置，程星河逆光而站，我看到他的身上仿佛发着光。

.....

我携秋水揽星河，他与清风皆过客。

程星河和谢童生都是这辈子我顶重要的人，一个是此生挚爱，另一个则是差一步就成为爱人的挚友。

这一点，此生不变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